

上接B1版

雨水停了，他们终于要继续赶路回家了。也许是雨后路滑，也许是新买的凉鞋不顺脚，伍仟妹脚下一滑，崴了脚踝，痛得不行，走路都不稳，怎么办？

邬树龙灵机一动，俯下身子说：“我来背你吧。”

伍仟妹难为情地说：“被人看到不好吧？”

“怕什么，有人问起，就说我们俩谈婚了。”

“不行！”

“那，再想想办法吧。”

“你去弄根棍子来。”

“好。”

邬树龙便去山边竹林里弄了根野竹子过来，伍仟妹拄着竹棍，由邬树龙在一边扶着，一瘸一瘸地慢慢往回走，直到天黑才回到伍家。

邬树龙以关心伍仟妹的脚伤为由，每天早晚都到仟妹家中嘘寒问暖，帮她弄药，还帮着伍妹做些重体力的家务事。

听说邬树龙要与伍仟妹结婚，黄玫瑰急了，忙去追问：“她伍仟妹有什么好？我不行吗？”邬树龙说：“你还小，我们不合适。”

“你嫌弃人！”听到邬树龙说了那句话后，她不高兴地走了。

伍妹呢，倒是默默地认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事。单梅倒也看出了伍妹的心事，便故意试探着问了句：“邬树龙怎么样？”

“你说呢，还能怎么样？”又说，“昨晚上都半夜了，还在仟妹房间赖着不走，也不知聊些什么东西。”

“哎呀，我说你也是老昏了头了。都这样了，还不帮他们张罗婚事啊。”

“那你去做媒呀！”

“你不点头谁敢去喔？”

“去去去！”

“嘻，嘻……”

于是，单梅拿了邬树龙与伍仟妹两人的八字找了个算命先生看看。

那先生看过八字之后，也不说什么，只在一张黄纸上写了行字，交与单梅，单梅一看，不甚明了，便拿回来给伍妹看，伍妹也看不懂，投到松叔公处。

松叔公正与几位大爷叔公在喝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松叔公接过纸条，眯着一双老花眼，看了半天，许久，才开口：“这个邬树龙，可不得了……”

稍停了停，喝了口水，继续说：“曾经有人断言，邬树龙就是一条懒虫。从小浪荡，不务正业，看上去也不起眼。一旦他睡醒了，就是一条龙！总会弄出些事来，而且还会把整个村子搅得风生水起。你不要看他今日这个衰样，他会行运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他是要做一番大事业的，只是他的生命中的贵人还没出现呢。”

果真是这样吗？众人怀疑。

这时松叔公叹了一声：“可惜了，可惜了。”随即那张纸往桌子上一放，起身拍拍屁股走了。

一阵风起，桌子上的那张黄纸飘落地下。

有人就看到了，是“卧龙晏起”四个字。

有人想起来了，邬树龙的房间里靠窗的地方，就张贴着一副对联：“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横批“卧龙晏起”。

当听到松叔公的一番话后，伍妹的心里就有数了。

仟妹的事定了，新郎就是邬树龙！

在邬树龙与伍仟妹的婚宴上，单梅喝醉了，端着酒杯到处去敬酒，特别是在长辈们面前，更是献足了殷勤，她说：“我高兴呀！”

她问伍妹：“这回信得过我这个媒人婆了吧？”见伍妹点了点头，她又拍拍伍妹的肩膀说：“有好人家，有好后生就得了吗！”

因是邬姓本家，邬树龙与伍仟妹的婚宴，邬荣昌一家也去参加了。邬日苟因向伍仟妹求婚不成，反倒被邬树龙求婚成功而心生醋意。邬荣昌看不过眼，因此而起恨心。邬日苟对邬荣昌说：“爸，你当大队干部时，没有亏待姓伍的吧？我是没什么本事，配不上伍仟妹；可伍妹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你呢？兑个亲家就那么难吗？”“哎，还不是邬树龙闹的！走着瞧吧，总有一天……”

(二)

邬树龙与伍仟妹结婚后，夫妻俩便在离村口不远的自留山上的茶园里扎根耕耘。

这片茶园是当年生产队集体开发栽种的，但山坡地是邬树龙家的祖宗山，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

制之后，集体解散，这片茶园丢荒无人耕种。所以，邬树龙夫妇在这片自留山上继续种茶种果树，也就理所当然。而邬树龙刚好每天也要去仙人嶂深山里挖些树根卖些钱，树根挖得多了，就堆放在茶山上。毕竟伍仟妹还是比较有主见的人，便与邬树龙商量着在茶山上盖起几间简易瓦房，一间住人，一间灶房，二间猪舍、鸡舍，门坪堆放树根杂物。逐渐地，夫妇俩倒也自由自在地过起一段幸福的日子来。

邬树龙与伍仟妹结婚后，黄玫瑰经常会过来帮工。因为勤快，肯吃苦，样样事情做到家，俨然是个得力助手，深得伍仟妹的欢心，所以，两人也蛮投机，情同姊妹。

积累了点本钱，邬树龙便将祖屋作了翻新，接着又买了台拖拉机。农忙下地耕田，家家户户都请他的拖拉机去，虽然花点钱但省省人工省时快捷。到了春耕夏种时节，他就挺忙；平时就帮人营运货物，还时不时跑江西，跑兴宁，过梅州，走长途运输，收入不薄；这样一年来，尝到甜头，夫妇俩干脆不耕山了，树根也不去挖了，专门跑起运输来了。这样一来，邬树龙的茶园日渐荒芜。

一晃，过去多年。

那年夏天，农闲时节，同村本家邬日苟、邬飞年兄弟俩找上门来。邬日苟说：“龙哥，我想借用你茶园那几间屋舍，作为做爆竹加工厂的临时配药仓库。”

“爆竹加工配药仓库是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弄不好连我的那几间瓦房都会上西天！你们最好不要打我的主意，出了问题谁负责。”邬树龙说。

邬日苟拍着胸脯发誓说：“我现在的配药技术在村中是最过关的，绝对放心，你看村上那么多人做爆竹加工，都没事，我邬日苟也当然不会有事。有事我负责！”

邬树龙此时正在吃早餐，手拿筷子直指邬日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前段时间，阿德老师的老婆不就是因为阿笨阿弱那里做爆竹，发生了意外才受伤的吗？还有，上个月，阿斗家里的爆竹成品不是也发生了爆炸吗？你敢保证，不出事？”

邬飞年：“龙哥放心，万一出了问题会赔偿你的。你是怕我们借了不还吧？”

邬树龙：“老弟，不是我睇不起你们，我是担心你们到时连赔偿的钱都拿不出。何况是借用，最怕久借不还！想想一点好处都没有。”

说起来，这邬日苟与伍仟妹母亲娘家还是亲戚哩，最后看在沾亲带故的面上，邬树龙还是同意把茶园的屋舍借给邬日苟、邬飞年兄弟俩。但既然是借用又是做爆竹生意，租金是少不了的。于是双方便签订了租用合同，租金是每月二百元，一共租出三间屋舍。

开始几个月，邬日苟倒也蛮守信用，每月都将租金兑现。但半年后，因为邬树龙夫妇俩忙于跑运输，未及时过问租金的事，而邬日苟兄弟俩每次见面都说手头紧，下次一起结算，他们也知道邬树龙现在有钱，根本不在乎这点租金，所以便不了了之。

纯朴的棣花村人，往往就是这样，久借不还是债。你借给人家的钱物，年长月久不见归还就是等于送给人家的了。如果不碰到征地，这样的问题恐怕永远也就不会有人提起。

但，邬树龙担心的问题还是发生了。

(三)

1993年夏天，京九铁路建设征地开始了。

施工未始，铁路建设指挥部的李指挥在勘查现场时首先看中了邬树龙家那片荒芜的茶园。

一侧平坦的山坡向阳，临近溪水，又有现成的几间瓦房，可做临时指挥部及施工队驻扎营寨，将门坪边那片茶树果树砍了，还可多搭几间简易工棚堆放机械。

因此，通过村干部做通邬树龙的工作，付了几万元临时用地征地款，准备在“五一”节前一天，将机械搬运到这里开始安营扎寨。

那天，机械刚到村口，对面山坡上的屋子里便冲出一个大汉，在大路中间，手中挥舞着一条扁担，满口酒气，大声嚎叫：“不准前进，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准过来！”

开始，李指挥以为是邬树龙反悔，不同意他们征用他的茶园，一问才知道，这人不是邬树龙，而是邬日苟。只听他反反复复地也是一句话：“我是邬日苟，这地方是

我的，我不同意征地！”

不多时，镇政府及国土所的征地工作队来了，村干部也来了，邬树龙也来了，好多村民都来了。大家都莫名其妙，邬日苟今天是疯了吗？忙问邬树龙是怎么回事，邬树龙忙说，“跟他没关系，这地是我的。”

于是，邬树龙便上前一步对邬日苟说：“邬日苟，想死呀，莫要乱来哟！”还没说完哩，邬日苟挥起的扁担便猛然打将过来。

“邬树龙，我打死你！”邬树龙躲避不及，右眼角挨了一扁担，顿时鲜血直流。

于是众人乱作一团，赶紧帮邬树龙敷草药止住了血，叫了部摩托车送其去医院包扎伤口。

邬日苟见打伤了人，知情不妙，在慌乱中溜之大吉。

邬树龙与伍仟妹结婚后，黄玫瑰经常会过来帮工。因为勤快，肯吃苦，样样事情做到家，俨然是个得力助手，深得伍仟妹的欢心，所以，两人也蛮投机，情同姊妹。

积累了点本钱，邬树龙便将祖屋作了翻新，接着又买了台拖拉机。农忙下地耕田，家家户户都请他的拖拉机去，虽然花点钱但省省人工省时快捷。到了春耕夏种时节，他就挺忙；平时就帮人营运货物，还时不时跑江西，跑兴宁，过梅州，走长途运输，收入不薄；这样一年来，尝到甜头，夫妇俩干脆不耕山了，树根也不去挖了，专门跑起运输来了。这样一来，邬树龙的茶园日渐荒芜。

有人将邬树龙打了，伤了眼睛，血流满面，弄不好会出人命；情况危急，请求镇政府领导马上前来救援。

听到这一突然消息，范家鸿副镇长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铁路建设是国家重点工程，能争取到铁路干线从本地区经过是因为照顾革命老区建设，铁路沿线征地是当前本镇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身为副镇长，自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而且，自己刚刚从国土所长的位置上提升为副镇长，前天召开的镇党委扩大会议上刚刚宣布，今天是正式上任的第二天。

县工业局局长兼县支援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何志凡曾前来协商多次。说，铁路施工工期紧迫，铁路建设工程指挥部在正线施工之前，必须征用一些临时用地以便作为驻扎施工队营地，安顿施工人员、建筑简易工棚。

为此事，铁路建设指挥部的李指挥已来催促了好几趟了。

偏偏在这骨节眼上，又出了这么一桩麻烦事，这不是忙中添乱嘛，如果因为征地出了人命，又无法按时完成征地任务，他这个副镇长还怎么做下去啊！

想到这里，范家鸿副镇长不由满头大汗，头皮发麻，越想越怕。于是，他忙吩咐劳燕飞所长要尽量平息事件，防止事态继续恶化，他马上就到；然后急速直奔派出所，叫上俩民警一同前往，直奔现场。

不多时，范家鸿副镇长带着派出所的人到了。

在询问了具体情况后，他马上宣布：铁路征地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应无条件让铁路局的施工队进场安营扎寨。既然是选定了这个地方的位置，任何人不能阻挠，谁敢再造事生非的，决不客气；邬日苟无理取闹，阻止国家建设，打伤了人又逃离现场，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到派出所自首，要赔偿医药费；马上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继续了解征地有关情况。并由劳所长带领征地工作队员开展征地调查丈量工作，核定补偿额后，马上将征地款拨付兑现，以保证铁路建设尽快施工。

(四)

村民代表会是在棣花村管理区办事处的会议室召开的。

当事人邬树龙因伤入院、伍仟妹陪同前往，均未到场。

会上，大家都证明邬树龙耕种的茶山是其祖宗山，那几间屋也是其自己所建。得到征地补偿名正言顺，应无异议。

但邬日苟的父亲邬荣昌却不同意。他认为，茶园是他当年带领生产队的社员开荒种植的，理应由村集体来承领补偿，土地是集体所有，不能由个人独占。再者，近两年，他的两个儿子邬日苟、邬飞年又在此经营承包过爆竹加工厂，他们与邬树龙之间有房屋买卖事实，征地补偿理当归他们所有。一时双方观点相持不下。

主持会议的范家鸿副镇长与劳所长耳语了一番之后说，由于当事人未能到场，今天的会议无法结论。但肯定一条，办事要讲法律依据，以事实说话，要有此茶园或山林权属的证明，租上的也好，集体的也好，凭口头说的都无效；房屋虽是邬树龙所建，但如与他人发生了买卖关系，那就另当别论。

经范家鸿副镇长这样一定性，事情就对邬树龙非常不利，众人也疑惑了，谁能证明这山地就是他家的？谁又知道

邬树龙究竟有没有将房屋卖给别人呢？

许久，会场里无人出声，静悄悄的。而此时的邬荣昌却在一旁露出一丝狡黠的阴笑，在喜滋滋地抽着香烟。

这时，一直蹲在会场后面角落里的一位年轻姑娘站了起来，红了一脸，左手叉着腰说话了。

她说：“待我来讲两句公道话。我叫黄玫瑰，本来这事不关我事，但在我这听了半天，实在过意不去，因为有些人不是凭良心讲话，不尊重事实，有贪心，想欺负人，恃强凌弱。如果可以通过打人、强行霸占的手段来得到别人的财产的话，那就世道就不公平，这棣花村就会不得安宁。”

黄玫瑰这话一出，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人们又开始议论纷纷，确实佩服她的一身正气。但又替她捏着一把汗，她说的这番话，明摆着就是冲着邬荣昌来的嘛，试想这老狐狸是何等人，能随便得罪的吗？

果然不出所料，邬荣昌被激怒了，“呼”地站了起来，手指黄玫瑰，说：“妹仔人，讲话太无分寸。谁霸占别人财产了？你知什么啦？不关你事你就别理那么多闲事，难道你能帮邬树龙拿出证据来？土改证、山林证、房产证，你有吗？真是！”

这边，黄玫瑰毫不示弱：“你这个老狐狸，不要高兴得太早，你做梦呢，走着瞧吧！”说罢一甩手便走了。

由于争论太大，只得散会。

范家鸿副镇长的意见是由双方提供证据，继续调查处理。但调查工作不影响征地及铁路施工，任何人不得借故阻挠，否则，严惩处理。

这边刚刚散会，那边的铁路施工队的一班人马，便大张旗鼓地在邬树龙的茶山里安营扎寨下来，并进入了紧张的前期施工工作。

后来，经过调查核实，邬树龙果然顺利地得到了征地补偿，受伤住院的医药费也由邬日苟付出。

(五)

征地后，邬树龙马上鸟枪换炮，将拖拉机卖了，买来一部旧解放牌卡车，日夜忙着帮铁路施工队运沙运石料，据说收入很是丰厚，村里人都说邬树龙这回可是行大运了。

指挥部的李指挥为照顾邬树龙，还叫伍仟妹到施工队帮着做饭，管理着几十人的伙食。

都说众口难调，外地来的工程队员都喜欢吃辣味，伍仟妹便学着做起辣味的菜色来，吃得那些人餐餐都说好吃，也可能大美人做饭，秀色可餐，不香也香吧。加上伍仟妹开朗，不时与那些单身汉子调笑一番，更加其乐融融。

从此，夫妇二人的生活可是乐不可支，可叫村里人羡慕死了。

可是，伍仟妹发现，她与邬树龙的美满姻缘在这时却悄悄地出现了裂缝，还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她也心里明白，事情缘起于邬树龙的征地补偿。

(六)

说来，黄玫瑰也有一段不幸的婚姻。几年前，经人介绍，她与同村邻屋的庄亚混结了婚。但结婚不到一年，庄亚混便外出打工，之后，一直杳无音信。据说，因犯罪进了监狱；也有的说，他在外面有了新的相好，随那女的去了湖北乡下，后来失踪了。反正，黄玫瑰就结婚不像结婚、嫁人又不像嫁人，只好守在娘家母亲身边，过着寂寞的单身生活。

邬树龙能顺利得到一大笔征地款，还是多亏了黄玫瑰的侠义相助。

在征地的时候，邬荣昌口口声声断定邬树龙没有权属证明，所以敢这样欺负人；而范家鸿副镇长也讲到要双方提供证据，如实调查处理。